



蒋碧微生死恋

吴基民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蒋碧微生死恋

吴基民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牛耕

封面设计：张延宁

蒋碧微生死恋

Jiangbiwei Shengsi Lian

吴基民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5 14/16·字数 11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184

ISBN 7-5317-0158-8/I·159 定价：1.55元

目 录

第一章	宜兴 上海	3
第二章	东京 巴黎	26
第三章	上海 南京	54
第四章	雾重庆	85
第五章	台北	127
附录	蒋碧微与张道藩的部分通信	156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台北中心诊所收下了一位七十九岁的老妇人，她是因脑溢血被送入医院的。这位老人肤色洁白细腻，面容端庄秀气，又细又长的眉毛卧在眉梁上，小巧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可以想象得出她年轻时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

她静静地躺在病榻上，一点儿声息都没有，只有微微起伏的胸口，表明她的生命还没有止息。偶尔她也睁开眼睛，忧郁的目光只是静静地注视着窗外那高大的梧桐树上的树叶，一片，又一片，飘落下来，一片，又一片，无声无息……

难道，一个人的生命就象那飘忽不停的落叶？哦，它也有过自己的春天，那时候它生气勃勃，毛茸茸的叶芽被轻拂的春风抚摸着，慢慢地舒展开来，每一道茎茎脉脉奔涌着生命、力量和恋情。夏天它成熟了，在树木交错的枝梢上，繁茂地伸展开来的叶子，组成一片碧绿的云，停在晴朗的蔚蓝色的天空底下，骄傲得就象它是大自然的主宰……可是刚刚进入冬天，它就枯萎了，翠绿的叶片儿变得焦黄，瘦长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摆着，它便不住地抖动着自己的身子，终于凄凄切切离开枯枝，回旋飘舞，落到了地上，与尘土为伍……呵，落叶！她悄悄地注视着窗外的落叶，眼角里却滚出了两

滴混浊的泪水……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在沉思？她在回忆？她在忏悔？人们谁也无法知晓。或许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位气息奄奄地安卧在病榻之中的垂垂老者，曾经有过这样波澜起伏的爱情生活。她的一生，居然和我国近代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徐悲鸿和张道藩如胶似膝地联系在一起，无法分离。她历尽沧桑，生活苦涩而悲暗。她是一位典型的悲剧人物，但生命的火却是这样的旺盛，就象夏天里那一片遮天蔽日的树叶。

十三岁，她和素不相识的世家子弟查紫含订婚，但心中却仰慕着才气横溢、自喻为“江南贫侠”的徐悲鸿。四年以后，她含情脉脉，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决然地和徐悲鸿私奔日本，然后在东京、上海、北京和巴黎，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美满的时光。二十四岁那年，她在柏林遇到了风流倜傥的贵州才子张道藩，这位后来成为国民党重要角色的青年艺术家发疯也似地爱上了她。然而，理智战胜了情感，她拒绝了张道藩的一片恋情，可十五年以后又终于投入到了他的怀抱……她一生在凄苦缠绵的苦恋之中度过，她为情而生，她为情而死，正如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所写的：“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如今，她静静地躺在病榻上，脸上病态地泛出一片红晕，更增添了她的几分妩媚。她的一腔情爱，一腔怨恨，都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逝去了，她多姿多彩的生命之火快要熄灭了，唯有那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闪着不祥的光亮，执着地、忧郁地注视着窗外的落叶，一片，又一片，飘落下来，一片，又一片……

第一章 宜兴 上海

(1)

在江苏太湖的西北角，有一个景色秀美、风景如画的小镇，叫宜兴。这里物产丰富，人文荟萃，数千年来，流传了许多优美的故事。早在春秋时代，著名的越国大夫范蠡就在这儿陶土制瓮，和绝色美女西施泛舟湖上。宋朝著名大诗人苏东坡曾在这儿买田置户，他亲手植下的铁梗海棠，至今依然枝繁花茂。著名的爱国将领岳飞曾应宜兴县令恳请在此屯兵，他在广大爱国民众的支持下，利用宜兴的山川形势一连，打了六个胜仗，奠定了南宋偏安江南的局面。到了明代，传说有一个和尚路过宜兴，叫卖富贵土。他陪着几个老人分别到白矾、青龙、黄龙各山，指点山中产陶的洞穴，村民们奋力发掘，只见陶土七彩斑斓，如霞似锦，从此宜兴的制陶业才蓬蓬勃勃地兴旺起来。到了近代，宜兴这块土壤上更是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我们这篇文章的两位主人翁蒋碧微和徐悲鸿，就诞生在这一块丰饶的土地上。

一八九八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蒋碧微出生在宜兴南门

大人巷世代望族的大家庭蒋家。她出生的时候，正巧东书房院子里一棵海棠盛开，祖父蒋萼满心喜爱，认为是好兆头，便亲自替她取了个名字叫棠珍。俗话说“红颜薄命”，蒋棠珍生得皮肤洁白，眉目清秀，但命运却很凄苦。她悲剧性的一生，犹如海棠，盛开时繁花似锦，轰轰烈烈，但更多的岁月却是愁云密布，充满着凄凉和悲惨。

蒋家世代为官，据说祖上在汉代就被封侯。当蒋介石当上了大总统以后，他曾礼请了一帮文人替他追宗寻祖，重修谱牒。这帮文人考据出了奉化蒋家是宜兴蒋家的一脉，祖上也曾为侯，因而蒋棠珍又和蒋介石是同宗同祖。蒋棠珍的祖父蒋萼是光绪二年的举人，常年担任高邮州的学正，以后又担任过镇江府的教授和丹徒县的教谕，是当地很有名望的一位大知识分子。蒋棠珍的父亲蒋梅笙，是宜兴地区著名的学者。他二十五岁时便中了举，自从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他便断绝了做官的念头，一直在家乡兴办学校，著书立说，以后又曾担任过多所大学的教授，诚可谓是“桃李满天下”。而蒋棠珍的母亲戴清波，又是著名学者戴裕源的女儿，她作文赋诗、操琴弄管，样样俱能，这对日后蒋棠珍的成长，起了颇大的影响。

蒋萼是一个思想很保守的人。他满脑子的忠君思想，辛亥革命以后，蒋萼辞官回到了故乡，许多人都将脑后拖着的那根长辫子剪了，但蒋萼就是不准自己的子女剪辫。蒋梅笙只好将辫子盘在脑后，请妻子做了顶法兰西式的鸭舌帽，把辫子遮了起来。但是世代为官的蒋家对子孙晚辈的教育却是抓得非常之紧，蒋萼专门请了一个吴姓的教师，在家里办了

一所私塾，教授蒋家各房的子弟。蒋棠珍刚满七岁就上了私塾，开始认字、描红、写九宫格。蒋棠珍便在这样的思想守旧、但却治学谨严的环境里成长了起来。

一九〇七年夏天，蒋梅笙在家乡开了一所女子学校，自任校长，蒋棠珍便成了他的第一批学生。学校设在南门大街旧书院，离蒋家祖宅很近。蒋棠珍早出晚归，白天在学校念书识字，回到家中便偎依在母亲身边，抚管吹箫，弹奏风琴。她的箫吹得很好，而且她也乐此不倦。当她后来在巴黎的时候，徐悲鸿曾替她画过一幅题为《箫声》的画像，这幅画面朦胧，颇具诗意。徐悲鸿和蒋碧微（棠珍）都把此画奉为至宝。

不过，年幼的蒋棠珍最迷恋的还是看小说。她读过《三国志》、《水浒》、《西游记》，甚至还看了《七侠五义》和《安邦定国志》，但是对《西厢记》和《红楼梦》却一点兴趣都没有。一九四〇年当她携儿带女从武汉抵达四川时，曾有一位侠士替她相了一个面，说她“面如桃李，性若冰霜”。这种冷冽的性格，似乎与她幼年所受的教育和爱好极有关系。

一九〇九年，蒋棠珍的姐姐蒋文楣出嫁了，嫁的是宜兴名士程肖琴先生的儿子程伯威。程肖琴先生的诗词文章名冠一时，门人弟子不计其数，这样的人家自然不会轻易对待嫁娶之事，姐姐的这一次结婚大典足足热闹了一个星期。

蒋文楣出嫁以后，蒋梅笙将棠珍带到上海，住在老西门外林荫路增祥里，与他为邻的是著名学者平海澜先生。她在上海住了将近二年，就由父母教授她一些诗文。一直到宜兴的女子学校增设初级师范以后，蒋棠珍为了继续升学，才又

回到自己的故乡。

也就在这一年，蒋棠珍才十三岁，就由父亲作主，替她定下了亲事。据说这门亲是她的堂姐作的大媒，男方是蒋家的世交、苏州查亮采先生的儿子查紫含。

时间就这么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平淡而又绝无什么波澜，也许蒋棠珍也要同她的姐姐那样，通过奢糜、热闹而又俗气的婚礼，成为一个富裕而又平淡的家庭的主妇，替丈夫生儿育女，做一个旧式家庭的贤妻良母。不料就在这个时刻，一个年轻倜傥、多才多艺、性格孤傲的男子悄悄地闯入了她这个情窦初开的漂亮姑娘的心，他便是徐悲鸿……

(2)

与蒋棠珍迥然不同，徐悲鸿降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里。他的故乡毗亭桥，离烟波浩渺的大湖还不到三十里。毗亭桥山明水秀，远处南山苍翠，烟云缭绕，象一座美丽的屏风；近处一弯塘河，清澈见底，似一条晶莹的玉带。春夏秋冬，景色四时不同，太阳和月亮，霜和雪，雨和雾，点缀着这江南水乡的美景，清秀朦胧，似诗似画。宜兴民风古朴，乡里邻里，融融乐乐。这种清新淡雅的山水之美，和气亲善的邻里欢乐，纯朴浓厚的乡村人情，孕育出了我们这位古今罕见的大艺术家徐悲鸿。

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从小放情于山水，醉心书画。他完全依靠刻苦自学，成了地方上很有名气的画家。徐悲鸿六岁时便跟父亲读书，七岁时开始练字，他在父亲的身边耳濡目染，很小就产生了画画的念头。有一次，他请邻居蔡先生

画了一只老虎，自己拿了一张纸偷偷地描了下来，一看倒也挺象的，心里十分喜欢。不料父亲看了这张画却非常生气，他将悲鸿拉到自己身边，十分爱怜地对他讲：“孩子呵，要当好一个画家是很不容易的。你年纪还小，首先应该好好读书。”于是他在父亲的殷殷教诲之下，刻苦读书，不到几年便学完了《诗》、《书》、《礼》、《易》、《春秋左传》，成了乡邻有名的小才子。

徐悲鸿从小个性奇特。他对一般儿童的玩耍从不感兴趣，唯独对画画十分喜爱。父亲见他的个性确与弟妹们不同，这才下决心教他作画。开始徐达章总是挑清末民初大画家吴友如的人物插图让他临摹，慢慢地便带着徐悲鸿进行实地写生。

徐悲鸿跟着父亲写生，一双纤细脚几乎踏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他黎明即起，夜半才睡，一年四季，从不间断。他用自己那双稚嫩的手，把故乡千姿百态的奇松怪石，梦幻一般的晓雾渔舟，喷薄而出的旭旭朝日，暮霭时分的凄风苦雨，一一描绘了下来……

时间就象塘河的流水一样汨汨地流去了。徐悲鸿十三岁那年，故乡发生了一场大水灾，单靠父亲一人鬻字卖画已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于是徐达章只好带着悲鸿四乡飘流、落拓他乡。他们沿着太湖信步而去。流浪的生活经常是很艰苦的，他们餐风宿露，在风雨之中漂泊，在饥寒之中奋进，一路上想方设法，替人家画山水、花卉、虫草，画生者或死者的肖像，写春联，刻图章。太湖旖旎的风光，犹如多情可爱的恋人，深深地吸引着他们；沿途纯朴的农民，用自己宽厚的胸膛温

暖着他们悲凉的心。走着，画着；画着，走着，徐悲鸿的心头常常会涌现出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和欲望。他想把自己所看到的恢宏壮美的河山、艰辛劳苦的农民一一描绘在自己的长卷之中，但是一旦铺陈开来，却又总是感到力不从心，不能从容作画。沿途中，他从教会学校和一些官宦之家中看到了不少西洋美术大师的巨作，使他看到了自己的幼稚和无能，在他年轻的心里产生了要去欧洲学习的朦朦胧胧的愿望。

但是，严酷的事实很快地就粉碎了他的梦想。

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徐达章终于病倒了，年仅十七岁的徐悲鸿，开始挑起了生活的重荷。父亲为了减轻他的劳累，增添他生活中的乐趣，叫他返回故里，匆匆忙忙地给他娶了一个媳妇。

这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婚姻，它似乎预示着徐悲鸿在婚姻问题中将始终担任一个悲剧的角色。徐悲鸿认为：奉父亲之命，去跟一个完全陌生的女子生活，是无法承受的，这就好象一张洁白的画布，硬给抹上了肮脏的色彩，杂乱无章，毫无美的感觉。他向往着自己的婚姻，就应象画画一样自由，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在他年轻的心灵里，常常涌现出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在繁花似锦的大花园里，一个心爱的、永远年轻的女子伴随在自己的身边，共赋诗词、共绘彩霞……

但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徐悲鸿最终还是服从父亲的意愿，回家结了亲。第二年生了个儿子，重病之中的父亲对这个长孙无限喜爱，替他起了个名字“吉生”。但是徐悲鸿却对这个毫无爱情的结晶非常不满，一直将孩子叫“劫生”，意思是他遭了劫难，才生下这个孩子。这种难堪而又不幸的夫妇

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没过多少日子，这位痛苦而不幸的少妇便撒下了并不爱她的丈夫和可怜的小“劫生”，悄然无声地故去了，而失去母爱的小“劫生”七岁那年，也因出天花而不幸夭亡。

对于妻儿的离去，徐悲鸿只是徒添一番悲凉而已，他还是深深迷恋着绘画，而且越迷越深，几乎到了不能自己的地步，而他的画艺也随之大进，在四乡邻里之中赢得了好名声。可是缠绵在病榻上两年之久的父亲，终于耗尽了自已的生命，撒手而去，留下了羸弱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徐悲鸿痛不欲生，他望着四壁萧然、负债累累的一个破家，想着自己渺茫的前途，百感交集，不由得潸潸泪下。痛定思痛，他强忍着满心的辛酸，毅然挑起了整个家庭的负担。

为了时时提醒自己在贫困悲痛的环境中振翼奋进，他毅然将自己的名字由“寿康”改为“悲鸿”。他一口气承接了三个学校图画教员的聘约，一个是宜兴女子学校，其它两个是离宜兴三十里的彭城中学和始齐女子学校。

宜兴是个水乡，船舶交通非常便利，徐悲鸿为了省钱，每天黎明即起，健步如飞，先赶到三十里外的和桥镇上课，然后马不停蹄，立即赶回宜兴县城。由于时间紧迫，他常常经过家门，也顾不上到屋子里去喝一口水。他一心赚钱养家，刻苦自修学画，平时很少与同事们交往。这种孤傲的品行和杰出的画技，使他名声大噪，成了宜兴地区有名的怪人。

这一时期，蒋棠珍的伯父蒋兆兰和姐夫程伯威跟徐悲鸿同事，都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有关徐悲鸿的奇闻轶事，不断地通过这一途径，传入藏在深闺之中的蒋棠珍耳朵里，擦

拨着这位少女复杂的情愫。

一天，蒋棠珍来到伯父家里玩耍，听说徐悲鸿正巧在蒋家作客。蒋棠珍一时兴起，便找了个借口，到客厅里去转转。她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正襟危坐着的徐悲鸿：只见他身材魁伟，面容端庄，浓眉大眼，长得十分英俊，穿着一身土林蓝布的长衫，显得既朴素又合体，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怪的地方。

见这么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跑进客厅，徐悲鸿抬起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迅速地扫了她一下。蒋棠珍很不好意思，她冲着徐悲鸿微微一笑，随即垂下了眼帘。谁知这一颦一笑，却引出了中国文坛上一段如泣如诉的爱情故事……

(3)

一年多的时间一晃就这么过去了。这是徐悲鸿一生之中贫困劳顿、心烦意乱、最黯然神伤的一段日子。为了养家活口，他终日疲于奔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遑遑焉逐韶华之逝，更无暇念及前途……”

新的一年快要到了。这一日徐悲鸿难得有空，约了宜兴女子学校教国文的老师张祖芬先生，一块儿在茶楼饮茶。张祖芬见他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由得宽慰道：“悲鸿，象我这样的老朽，为了养家活口，每天只好以舌耕升斗，这看来已是命所注定的事了。你年少英俊，才华横溢，前程不可限量，也为何这么悲伤？”

徐悲鸿搁下茶碗，长叹了一口气：“我也再三思量，想去上海半工半读，寻求出路，只是……”

“对，”张祖芬一听非常兴奋，“是该这么办，以前你父亲久病在床，父母在不远游，我也不便劝你。现在你下决心去努力，大丈夫就应该这么干。”说罢，他取出一部《韩昌黎全集》，神情庄重地赠送给徐悲鸿，同时又爱勉有加地说：“悲鸿，我想送你两句话：做人不可以没有傲骨，但不能有傲气。”

徐悲鸿从张祖芬先生手中接过《韩昌黎全集》，深受感动。以后他曾多次提到：张祖芬是第一个真正了解他心的人。

徐悲鸿仗着一身的傲骨和锐气，决心到上海去寻找一个新的世界。他的同乡，当时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的徐子明，替他在复旦大学谋了一个职业。但是，迂腐气十足的复旦太大学校长李登辉，却以徐悲鸿还是个孩子为理由，把他拒之门外。徐子明又把他介绍给商务印书馆的恽铁樵先生，希望能替徐悲鸿在商务印书馆寻到一个小职位。恽铁樵非常欣赏徐悲鸿的才能，但这件事却遭到了一位名叫庄俞的编辑的忌恨和反对，又未获成功。一种难以遏制的痛苦和失望强烈地攫住了他。他走投无路，悲愤交集，一口气狂奔到黄浦江边，准备在滚滚不息的江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突然，在他的耳边响起了父亲临终时对他的嘱咐：“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够自拔，才不算是个懦夫！”他想起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宏大的志向，慢慢地清醒了过来。对着周而复始、奔涌不息的黄浦江；他立下了斩钉截铁的誓言：无论碰到多么大的风浪，一定要顽强地生活下去，奋斗下去！

就在徐悲鸿最困苦的时刻，他受到了终身感恩不尽的两位黄姓朋友的支持，一位是吴兴人、上海富商黄震之，另一位是商务印书馆门市部的营业员黄警顽。

黄震之是位很有眼力的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一个偶然的机，他在一所旅店里看到了徐悲鸿画的雪景图，非常欣赏。他确信徐悲鸿是一位极可造就的人材，便竭尽全力帮助他。黄震之在上海交际很广，他把徐悲鸿安顿在上海暇余总会，将专为自己准备的一间吸烟室借给徐悲鸿住。每天上午，徐悲鸿就在这一间斗室里潜心作画，下午四点，当赌客们陆陆续续地跑到暇余总会后，他便躲到业余夜校去自习法文，或者是到图书馆去看西方名画。就这样，他在暇余总会住了将近一年的光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徐悲鸿在人生道路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黄震之的鼎力相助，他时时铭记在心，一刻也不曾忘怀。当黄震之六十岁的时候，徐悲鸿成了闻名遐迩的大画家，他满怀深情地替黄震之画了一幅像，又衬以苍劲的青松，表达了自己最真挚的感情，同时在画上题了这么一首诗：

“饥溺天下若由己，先生岂不慈！衡量人心若持鉴，先生岂不智！少年裘马老颓唐，施恩莫忆仇早忘！赢得身安心康泰，矍铄精神日益强。我奉先生居后辈，谈笑竟日无倦意，为人忠谋古所稀，又视人生等游戏，纷纷末世欲何为？先生之风足追企 敬貌先生慈祥容，叹息此时天下事！”

当黄震之破产以后，徐悲鸿又得到黄警顽的照拂和帮助。他终身都没有忘掉这两个黄姓朋友的深重如山的恩情，以后当他考取震旦大学法文系，为去法国留学作准备时，徐

悲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黄扶”。

就在这个时候，徐悲鸿在宜兴时的少年好友朱了洲也到了上海，这是一位对徐悲鸿的生活有着很大影响的人。朱了洲是蒋棠珍的远房亲戚，在宜兴家乡是一位老少皆知的非常活跃的人物。徐悲鸿他乡遇故知，非常兴奋，很快地两人便形影不离，要好得就象一对亲兄弟。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朱了洲将徐悲鸿带到哈同路民厚南里五十号蒋梅笙先生家的寓所，边走边对他说：“蒋梅笙你不会不知道吧？他就是你在宜兴女子学校同仁蒋南笙先生的弟弟，现在是复旦大学教授，国学功底非常深厚。”说罢，便推开蒋家寓所的大门，带着徐悲鸿走了进去。

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建筑，红砖粉墙，朱门黑瓦，造好还没有多久，整洁明亮。蒋梅笙独门独户，再加上人口又少，显得非常宽敞。

这一天下午，蒋棠珍正在家中读书。她初来上海，人地生疏，很少出门，于是经常在书案上并排放着几本古籍，翻阅自己爱读的佳句，加以整理摘录，以此消磨时光。此刻，在她的笔记本上，摘下了这些诗句：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唐王维）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汉乐府）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唐鱼玄机）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宋柳永）

“楼台望断相思眼。”（宋欧阳修）

“恨不相逢未嫁时。”（唐张籍）

蒋棠珍反复吟赏，不由得感慨万千，这难道就是发生在